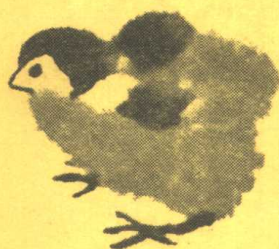


播种文艺丛书

幼稚集

菡子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播种文艺丛书

幼雛集

茵子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幼 雛 集

菡 子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940 1/32 9 1/8 印张 116,000 字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 定价(6)0.7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本散文集。所收集的二十九篇文章都比較短小精悍。文集中描述了各种各样新鮮的事物和新人物崇高的品質；刻划了社会主义祖国 教养出来的孩子們純洁的心灵；歌頌了朝鮮戰場上 志願軍战士的光輝事迹。

作品中詩意洋溢，有着鼓舞人們前进的激情。

目 次

媽媽的故事.....	3
五顆小小的心.....	13
小牛秧子.....	27
中国的孩子.....	31
可爱的家庭.....	58

母亲.....	63
这就是我的儿子.....	70
阿角姐.....	81
陈学孟看到了未来.....	91
致江幼农.....	108
走向智慧的大門.....	116
青年工段.....	135

春节.....	143
相識.....	149

激流中的友誼·····	153
一條圍裙·····	156
源遠流長·····	159
黃山小記·····	164
和平博物館·····	169
在觀察員的位置上·····	188
親人·····	206
松樹下·····	217
泉水邊·····	231
我從上甘嶺來·····	242
和黃繼光班相處的日子·····	253
在嶄新的生活里·····	260
師長和戰士·····	266
戰鬥之前·····	274
在朝鮮，我也要做一个詩人！·····	283
編后記·····	286

媽媽的故事

外奶奶說媽媽最喜歡我。我知道外奶奶最喜歡媽媽。

可我們家里沒有媽媽，老早老早就沒有媽媽了。我小的時候，外奶奶有時把我摟在懷里對我說：“唉，看你這沒有娘的閨女，我這沒有閨女的娘。”她不敢大聲說，說着說着還對門外瞧看一下。

媽媽上哪兒去了呢？我小的時候，外奶奶不肯說。我小的時候，外奶奶也不讓我叫她外奶奶，要叫奶奶。黑夜刮了大風，我們兩個在鍋門口偎着，外奶奶才對我說：“孩子，你把嘴巴貼近奶奶的耳朵，小聲一點叫我一聲外奶奶。”我叫了，外奶奶就格外的親我。

有天外奶奶要去趕集，不肯帶我。我在枕頭邊摸到她的藍青布錢包。沒帶錢怎麼趕集呢？我拿着錢包趕上去，外奶奶老遠舉着一卷

黃紙對我說：“回去吧，孩子，我帶了錢。”

那時我叫二舅母叫二孀。我想着外奶奶連着想起了媽媽，就問二孀看見過我的媽媽沒有？二孀先不肯說，我們家數她話多，她怎麼不肯說呢？外奶奶也常常說二孀心硬，可二孀怎麼淌下眼淚了呢？我不知道怎麼害怕起來了，為什麼大家一提起媽媽就變了樣子？

半天，二孀才說了一句：“你媽是個好樣的，你長大了就跟她學！”

那時我八歲，心里覺着實在長大了。跟媽媽學什麼呢？二孀又不肯說了。

外奶奶愛說我不笨，可她不喜歡我東猜西猜，平時我一楞下來想個什麼，外奶奶就在一旁吆喝：“別把你那小腦壳子垂着，小可憐的，來偎着你奶奶。”

眼前奶奶不在，我就把小腦壳子垂着，想着我的媽媽。其實二孀心最軟了，她看出我的心事，就對我說：

“你不小了，盡瞞着你不是事，你媽媽不在……”說着二孀就跑進房里把臉悶在被子上。

媽媽不在了，沒有媽媽，難怪……

我一口气跑到三岔路口去迎外奶奶。靠着

一棵小树等着等着，小土地庙里坐着泥塑的老头子和老奶奶，尽瞧着我。

外奶奶来了，象挑了千斤的担子，一步一晃，我忙赶上去告诉外奶奶：

“二孀说我妈妈不在了。……”

外奶奶一下站直了，气得不行，小声嚷着：

“谁说的，由得她红口白牙的咒人，活着活着，一千一万个活着。”她蹲下来摸着我的冻红的手，哄着我說：

“孩子，别听她的！你妈妈出远门去了，我刚才还托前庄上你姨夫给她捎了几个钱去。……”說着，她把头别了过去。

好吧，就算妈妈出远门去了，还是没有妈妈。最困难的是简直不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子，实在说我沒有见过妈妈。我追着外奶奶問，外奶奶先不肯說，可是她还是告诉了我：妈妈小的时候和我一个模样。我常到二孀房里去拿出她鑲铁片的破鏡子，看着鏡子里的小閨女，叫她妈妈。可是翘了兩条小辮的也能是妈妈么？我不笨，我知道長大了就象妈妈了。外奶奶說得好：是娘身上下来的就象娘。我巴望快点長大，

就知道媽媽是個什么样的了。

我十二岁那年，俺大別山里就听说有解放军的游击队了，外奶奶说游击队都是好人。山寨里的穷户都嘀嘀咕咕地念着游击队。外奶奶常到别人家里去串门子，有时夜里还起来到外边和人家悄悄地说话。

有天夜里外奶奶推醒了我，说我的爸爸派人来看我了。外奶奶说：“你懂么？你的爸爸，人家传说他早已不在，现在还活着呢！快去，快去！”

外奶奶牵着我走进一家茅屋里，门口站着几个带枪的陌生人，还有一个穿青白短褂裤的陌生人坐在堂前，许多人正围着他，想必就是爸爸那儿派来的人，可是大家都叫他白县长。

白县长过来拉着我，从头上看到脚下，没有一个人象他那么瞧我，想必爸爸才是这样的。爸爸的事，家里一个人也不漏嘴，我一问，奶奶就夸我灵巧，灵巧的孩子不死追着大人问长问短。

我一点不怕陌生，就对着白县长问：

“我爸爸呢？”

“你爸爸在打反动派，他让我带个口信给你，还有你妈的耳环……”白县长轻轻地說。

外奶奶一下子面孔刷白，抖擻了一下，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白县长瞧着她，先对她说：

“我说了吧，大娘。孩子长大了，挺壮实，她爸爸说她也该懂事了。”

我看出外奶奶忍着眼泪点了点头，把我搂在怀里，小声说：“孩子，你在这边好好听着。”

一屋子的人都好好听着。

下边就是白县长说的话。

你妈让国民党反动派活埋整整十一年了，还有你的三个哥哥，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你那时才几个月，外奶奶把你抱到山上躲了一个多月，没让他们找到。他们要让你妈说出你爸在哪里，哪些人是党员？连你的三个哥哥也受了拷问，动了刑。你妈闭紧了嘴巴，锤子也敲不出一句话。

后来他们在梅山脚下史河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大坑，把你妈和三个哥哥推着往那边走。你妈头昂着，也没让你的哥哥们哭，她拽着他们三个，步子硬朗朗的，谁瞧着都感到一股英勇劲儿。你的大哥问：“妈，俺们这往哪儿走？”你妈微笑着，说道：“走到往你爸爸那儿去的路

上。”

反动派把老乡們也拥到沙灘上，說要讓他們看看你媽怎么下場。

你媽朝乡亲們微微笑着，巍凜凜地站在大坑边上；一只手抓着你的大哥，一只手抓着你的二哥和三哥。

反动派的头子对着你媽說：

“你說不說？这是最后一个时辰了。說了饒了你們四口子，不說斬草除根！”

你媽对梅山上一看，那里有百年的松树，有开不败的蘭草，她回答他們：

“斬草除根有这么容易么？”

不要臉的反动派又揍了你媽媽，鮮血随着她的嘴角往下淌。

“你这妇道心真硬，拚了自己这条賤命还不算，也不爱惜这三个小子？”

你媽变了臉，她指着反动派的鼻子問：

“是你们狼心狗肺，还是我的心硬？”她蹲下来抱起你的二哥和三哥，对乡亲們說：

“他大爷他孀子，哪有做娘的不疼自己的孩子？你們說这一丁点兒的孩子犯什么罪？你們誰肯給我領着？給了你們就是你們的孩

子。……”

有几个妇女都往前走，叫反动派攔住了。

反动派的头子努了努嘴，他们就又过来推你的媽媽。你媽說着：“別碰我，自己会下去的。”就跳下大坑去，她要你三个哥哥都蹲下来，讓她亲亲。那时她真傻，老乡們也傻，認為反动派会把这三个小孩子留下来，哪知他們早就下了狠心，斬草除根！

你媽看了看坑，埋一个人嫌大。反动派看出你媽猜中了什么，呲着牙問：

“你还不救救你三个小子？”

你媽忍不住大罵起来：

“你們还來問我，不要臉的吃人的东西！”

三个孩子朝媽媽伸着手。走过一个反动派来，一脚一脚地把他們踢下坑去，你媽都接住了，摟在怀里。老乡們想走攏去，反动派把枪橫了过来，擋着他們。只見你媽微微笑着，对老乡們說：“記着吧，等紅軍过来告訴他爸爸……”

反动派手忙脚乱地把沙土往坑里抛，人們哦哦地叫喚着。快埋到你哥哥們的胸前了，孩子們說：

“媽媽，我悶着呢！”

媽媽俯下头来亲着他們，他們八只手握在一起，只听媽媽微笑着說：

“不要紧的，孩子，一会儿就好了。”

這句話一直响到你媽被埋到头盖以后才沒有听見。不，以后老乡們上沙灘去，总象听見你媽在說着這句話。……

这就是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白縣長回到大別山根据地以后，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媽媽的故事。也是我懂事以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那天晚上我和外奶奶都暈倒了，眼泪从那一天起就哭干了，以后誰也沒有看見我流过眼泪。

記得白縣長最后对外奶奶說：

“我們队伍里都念着你的閨女，是你的好閨女，也是党的好女儿。”

外奶奶抬起头，慢慢地回答說：

“是罗，我养她的人沒养她的心，是俺們党教了她。”。

党拿媽媽的故事教育了我，从那天起我也是党的小閨女了。

現在我十八岁了，在梅山水庫工作。

已經把媽媽和哥哥們搬到梅山頂上，松樹和蘭草陪他們睡在一起，連拱壩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風景，就在梅山的對面。過去埋葬媽媽的地方，被我們制服的山水，會合在這裡休息，大家叫它“人造湖”。

媽媽親眼看着人造湖一点点地大起來，碧藍的湖水一天天地深起來，連拱壩已經比山還高了，最高的一層垛子上，有媽媽心愛的小閨女。

和泥沙打過仗，和岩石打過仗，和風雪打過仗，和洪水打過仗，媽媽幫助着我們，常常聽見媽媽在耳邊說：

“不要緊的，孩子，一会儿就好了！”

外奶奶也來看過我們了，我攙着她走上垛橋，靠着扶欄，我們看着湖水。外奶奶一眼不霎地忽然指着湖里說：

“啊，我的小閨女。”

她看見的是我。在湖里蕩着兩條長辮子，花裙子隨着湖上的水紋飄散開去。外奶奶愛說十七十八無丑女，我笑着問外奶奶：

“不難看？”

外奶奶端詳着我，說：

“好比湖上的仙女。和你媽年輕時長得一模一樣。乡亲们都說你媽在新開出來的湖上成了仙了，有人還說看見她了呢。”她怕我笑話她迷信，連忙解釋說：“我說不是吧，仙女哪有帶了獎牌的呢！他們看見的准是你呀！”她摸着我的獎章，把我象小孩子似地摟在懷里。

1955年10月1日

五顆小小的心

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情

小 珞 嘉

小珞嘉不在托儿所里，可是她常到托儿所去，因为托儿所里的小羊是小珞嘉的朋友。真正的小羊，咩咩叫的，会吃草的。

小羊拴在托儿所的篱笆上，篱笆旁边有長長的青草。它一面吃草，一面在草地上玩儿。小珞嘉一去，小羊就認出来了，馬上迎过来咩咩地打招呼，喜得小珞嘉不住地拍手。往后小珞嘉走到哪儿，小羊就跟到哪儿。小珞嘉坐在草地上，小羊也坐在旁边。小珞嘉摸着小羊的兩只耳朵，跟小羊面对面地說：

“小羊呀，你跟我回去吧，我跟媽媽說好了，我跟媽媽睡，你睡在我小时候睡的小床上，我們院子里也有青草，够你吃的呀！”